

元文類

卷五十三

之五十五



元文類卷第五十三

墓誌

上都畱守賀公墓誌銘

虞集

世祖皇帝建上都於灤水之陽控引西北東際遼
海南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大駕歲巡
幸中外百官咸從而宗王藩戚之期會朝集冠蓋
相望供億之計壹統之畱守故為職最要焉自非
器鉅而慮周望享而幹固明習國家典要深為
上所信嚮者殆不足以勝其任也自
世祖時以屬諸賀氏至於今三世矣方奉元忠貞

王為政時一府之中非無國人貴姓與之共位又有材僚佐布在行列求其臨事決議之際必得其一言而後定則它人固不能矣是以終至元之世數十年間有贈秩賜金而終不可遷居它官焉公忠貞之子也諱勝字貞卿以小字伯顏行幼從魏國許文正公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以大臣子備宿衛

世祖甚器重之入則侍帷幄出則參乘與無晝夜寒暑未嘗暫去左右故事論奏兵政機密非國族大臣無得與聞者時獨不避公或更命畱聽近侍

或言論語八佾之五章若訕今日者盍去諸上以問公公曰夫子為當時言距今二千餘載豈相及哉且國家受天命為天子有天下固當下比古之迭遠小君而自居乎上然之廿四年乃顏叛率其兵入寇上親將討之將戰之夕唯近臣只兒哈良帶劔立寢門外雖親王貴人不得輒至而公入直帳中受密旨出入指授諸將及戰公擐甲前導牙纛既成列還侍上側王師奮擊遂克乃顏明日上顧謂近侍曰昨者之戰飛矢及於朕前毅然無懼容者唯伯顏為然都人見上之親征也頗恟懼

元文苑卷第五十三
上欲慰安之故亟還夜行卧輿中苦足寒公解衣以
身温上足乃安寢及旦蹕駐始寤它日 上自校獵
還宮伶人道迎有被色繒綴雜旄象師子以為戲
者載輿象見之驚逸執輿者莫能制公時侍 在
輿中即自投下奮當其觸突後至者始得追及斷
鞞脫象乘輿乃安而公創已甚上親撫之命尚醫
尚食謹護視蓋二月而後安是時天下初定四方
以遽聞者 上欲亟賜報公方少壯能日馳千里又
上所親信有使事輒見遣受命無留行復命無後
期所區畫動合旨意或朝至而夕復出亦不少憚

也故六詔西域交廣之屬無不至焉驟計其所歷
無慮數十萬里上春秋已高海內已定每嚴畏天
象以自警司天有奏得非時以聞因拜公集賢學
士服一品服以領之桑葛之為相也怒忠貞之尹
京常不下已危中之上前旬月之間數十奏不止
類 上察爰子深故免廷臣共知其姦無敢為
上先言之者公當啓其端而言者繼之始服罪 上之
改尚書省為中書也方下相顧謂公曰汝以為孰
當吾心者公再拜曰命相國之大政非小臣所敢
知然求之輿望以為太子詹事完澤線真子也端

重忠實可屬大事 上曰然吾并得所以佐之者矣
遂相完澤而以公爲參知中書政事時年二十八
耳參決朝議明允通練一時驚異焉父之又拜僉
書樞密院事又拜大都護兵外國之米屬者

成宗皇帝即位之十年忠貞告老尋歿于家而公
拜榮祿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
虎賁親軍都指揮使服忠貞所佩虎符至大定年
拜光祿大夫左丞相行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府
達魯花赤延祐二年拜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三
進而彌尊遂兼台司之貴而留鑰之寄如一蓋世

官矣上都地寒不敏於樹藝無土著之民自穀粟
布帛以至織靡奇異之物皆自遠至宮府需用萬
端而吏得以取具無關者則商賈之資也吏多並
緣爲姦一旦稱遽發所居以集事而直不時得人
用病焉公常閱文書按而予之無或失其業故來
藏市者沛然日增稱京師之盛公坐府治事謹辰
酉吏舍肅然具牘無敢玩出內無敢欺貴人大家
或以上命得給賜若營繕市易多遣私人逼脅府
史凌辱僚吏榜係其民人豪橫過取無可誰何公
必畫奏抑治之而善柔者亦必使得所當而去吏

有持上供物入宮門迫暮不得出所司捕得奏誅之公曰此有故非闖人也力爭之吏得不死奉聖州民高氏隸籍虎賁衛以多貲名身死而子幼貴官有利其家財者使部曲強娶其婦公為辨之上前不聽娶高氏乃得全其家公以民之飢也嘗便宜發廩不待得請以民之不知教也始大為學舍禮儒師以風化之是以吏民不識貴彊之凌暴承其教戒仰之若神明焉相率為祠於西門之外設公象而祝之關陝之亂公方朝正月於大都上曰上京根本之地其速還鎮即日告行都人見公至

如孤弱得慈母時安王將兵北行所過多侵掠公謂之曰君父倚王以保民禁暴今未出國門而行次失律天子或以為問柰何王悟謝之整兵以行民用安堵時方隆寒士馬凍乏縣官芻糗衣著不時具公以私藏足之行者以為感

仁宗皇帝乃命工畫公象勅學士為贊識以天子之璽而賜之俾傳示子孫於是公有足疾辭不任劇願賜骸國歸上曰祖宗以上京屬卿父子民安化行朝無顧慮久矣徒卧護可也乃賜小車俾乘以出入得至禁廷焉當是時太師鐵木迭兒為丞

相子第縱虐於民公壹繩之以法官峙宿儲而丞相家奴擅罔市利責高直於官公每裁抑之又惡其帷薄之不修也而貪嫉日盛絕不與往來都人張弼子殺人獄具丞相受其金錢無算爲折辱留守脅使易辭出之公持不可而中書平章致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兒只等顯奏之天工震怒罪且不測賴
太后仁恕以爲言幸得罷去相位而諸公之怨不可解矣
英宗皇帝之即位也鐵木迭兒復爲丞相乘間肆

毒睚眦之私無不報者蕭楊二公既已被害即誣公乘賜車出迎詔書爲非禮而執之激怒主上遂見殺公死之日京師之人巷哭相聞而士大夫憤怒相視以目自是廷中不附已者固已盡中傷之而恩深不報者亦見及而無遺矣久之天子察其故斥不得居位遂死於家敕仆所樹頌功碑而言者始昌言蕭楊及公之寃未及有所昭雪而上崩今上皇帝入繼大統發明詔以慰撫天下顧來暇他及而首以公等之枉爲言蓋知天人積憤之故本由巨姦殘忍以啓之也於是姦忠逆順之辨大

明死者固已少自釋於地下而天下之公議亦少振焉明年乃贈公推忠宣力保德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秦國公謚惠愍替書哀惻聞者感動命下日都人走詣其殯不約而至者幾萬人而其子惟一即拜正議大夫同知上都留守司事泰定四年秋集執經講帷從在上都而惟一適遷陝西廉訪副使乃來告曰家世荷國厚恩受京邑之託父子一心所以圖報稱於萬一者天實臨之列聖實鑒之我先人遭罹姦兇遺履危禍此惟一泣血終身而不忍言者也皇上聖明灼見隱

伏不遺故舊褒卹之典極於哀榮又不以惟一不肖俾嗣世職感恩戴誼是以未敢申其情事期滿歲而請行今易節以西實過之鄉里是天所以賜惟一也將以某年月日奉以歸葬焉惟先人終始定於國是非一家之私言也託諸幽宮以期不朽者非太史氏其何徵乎敢以爲請此又惟一忍死以待者也集受其言而悲之乃考諸見聞與其客呂弼所爲狀得祖宗付囑賀氏以上都之事與賀氏父子之爲治者乃并朝廷哀忠臣懲往失之意而具書之按賀氏家隰州之永和今爲京兆鄠縣人

曾祖種德封通奉大夫護軍雍郡公妣郝氏贈雍國夫人祖賁京兆路總管諸軍與魯贈輸忠立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封雍國公謚貞憲妣鄭氏贈雍國夫人考仁傑光祿大夫上都留守虎賁親軍都指揮使平章政事商議陝西等處行中書省事贈推誠宣力翊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奉元王謚忠貞妣劉氏鄭氏皆封雍國夫人改奉元王夫人娶張氏早卒又娶捏古真氏亦先公卒皆封雍國夫人改封秦國夫人子男二惟一惟賢為尚衣奉御女二長適平章政事

阿不海牙次適搠立忽攀公墓在鄠縣某里從先塋也銘曰

巍巍神京

世祖所營殿于漠南治朝廣延有城有闕民之攸止大燾周廬亦有舍次始命董茲國有幹楨舉網挈維紀目亦程維昔周郊陳實繼旦慎始和中異體同貫我則不然世官尚賢保綏成功動循故先公始侍中年壯氣銳出入踐敷百試無替乃贊國鈞乃佐本兵乃歛長籌以督畿坻時巡至止百用具給清宮言還畱鑰是執歲率其常年與位遷替

力則非精思弗愆時入禁闈衆起咸拜名王細侯亦仰而慨曰此老成

世皇之臣祖事孫承矧其都人公出視政獄市無擾商曰予獲民曰予保公田于野徒御不囂有警無邀具咨公勞公惟小心不懈彌謹義之有激事在無隱竊位爲權彼克滔天我則老臣忍從危顛二三君子倚角以制不竟于斷階此大厲嗚呼昊天不淑謂何假威神明徧爲一白訛國論素定公則不隕揚言孔昭天子之聖保終沒寧豈必謂身身枉義伸抑又何呻我哀公子知忠念孝還葬忍緩

思報之道奉節過家天子命之承志正丘天道聽之嗟彼都人不歌以相曰此有祠公庶來享南山峩峩其鹿維林公從先王歸復自今貞珉刻辭作于太史千載之徵亡愧孫子

平章政事張公墓誌銘

虞集

我國家有文武忠孝世勲大臣曰蔡國公張公以泰定四年十二月甲寅薨于保定滿城縣岡頭里第遺命上蔡國公印丞相即日以聞上爲震悼勅有司贈官政賻如禮公卿大夫相弔于朝中外聞者莫不嗟嘆異口一辭曰烏乎正人亡矣其孤景

武等以明年之二月辛酉葬公于定興縣之河內
從獻武王之兆次也先事三日使其孫旭屬太史
虞集書墓銘事嚴不敢辭謹按公諱珪字公瑞故
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蔡國武穆公諱
福寬之曾孫故累贈推忠宣力開國翊運功臣太
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汝南忠武王諱彜之孫
故累贈推忠効節翊運保大功臣太師開府儀同
三司上柱國淮陽獻武王諱弘範之子也至元十
六年獻武王平宋海上口輝奏成功道出江淮公年
十六行省臣察其英偉口曲公攝管軍萬戶明年真

拜昭勇大將軍管軍萬戶佩其父虎符治所統軍
鎮建康未幾獻武薨京師

世祖皇帝亟召公還治喪既葬有勅入朝上親撫
之因得面奏曰臣幼軍事重聶楨者從臣父祖父
歷行陣幸以副臣上嘆曰知求老成自副常兒不
知出此厚賜而遣之徧及其從者元領軍半戍湖
廣省命還其麾下十九年冬以使事入見二賞識
其成立初凡內宴忠武以功賜坐諸侯上至是時
勅公坐其故處還軍盜起蕪湖宣徽尤甚皆僭號
署官掠郡縣燒府僉殺縣長吏江東新附民心易

搖應者日衆至犯杭之昌化行省官以重兵討之未克報至之日公殺衣而起率步卒向蕪湖蕪湖定乃使人言于行名宣徽雖非我所部盜起我不得以彼此爲解以其兵行行省因以討賊屬公與他將會惟公部曲所過無擾宣部士數爲賊劔將奔潰公傳令止之乃定賊卒有殺民家豕而并傷其主者公曰此軍之所以敗也斬之明日戰三合三勝而賊益衆困我公曰日莫矣歛兵設伏賊不敢動明日復戰公曰宣卒敗而怯毋累我衆使持旗鼓爲聲勢自以所部爲三隊命之曰賊勇者在

前前行擊之後立者脅從烏合耳遣親將帥二十五騎衝其後陳亂前行奮擊追奔數十里得賊首斬之其馘三百而自相蹂踐以死殆盡乃遣人撫安餘民又有賊吳道者以妖術起兵亦有名號恃其妖來往軍門且易公年少欲因入謁刺刃以駭服其衆公得其情即執斬之麾下其黨太驚而它首猶將蘄公公夜伏兵山上令之曰賊至而起明日擊賊賊走山伏起蹠賊墮崖死磔其首宣州平賊之寇微者又敗兩萬戶軍公曰賊輕我矣往必得之獲生口三十縱之使歸散語其人曰張萬戶

知汝柵居保族逃死耳官軍不諒汝以賊擊汝與
官軍格非汝志也來降吾能活之不然吾擊汝立
盡明日稍稍以牛酒來見皆印識其衣令兵識之
勿敢犯漸以信服有持金帛來者弗受兵不動而
安者十八九矣獨南亞西坑之寨尤險固又嘗劔
官軍懼益自保不聽命公得野人計導勝兵百餘
人鳥道緣登其巢背度已至奮兵擊之賊出戰巢
背軍下據其壁賊回顧已失其穴不得還其孥由
它道走或請邀之公不可賊以孥得出益憚公曰
可矣縱兵擊之血流賊川執其酋送之行省誅之

南陵盜又起稱天王攻宣州州兵不能支公得檄
帥輕騎數十赴賊並林陣公不介而馳之賊靡賊
見無後拒引衆圍公公揮稍出入殺數十人及賊
平郡人德公至于今祠之蓋自是江東之人安於
耕田鑿井以共賦稅而長子老孫矣軍中遂以無
事得宋禮部侍郎鄧公光薦而師事之鄧公以相
業授公曰熱之後必賴此用矣凡在軍十四年而
復入朝實二十九年也是時行樞密院江南或曰
天下事定矣可無煩行院也而張瑄者以浙省參
知政事任海道運餉亦以爲言樞密副使暗伯問

公公曰見 上當自言之遂名對蓋張方以軍餉
得幸公恐其擅利海島因勢用衆將非其福故告
上曰縱使行院可罷亦非壇所宜言浙省控制甚
重而行院得制其軍事非始計乎 上曰其命爲
副使太師月呂魯那演言張珪年尚少姑試以僉
書果可大用請俟它日 上曰不然是家爲國家
陪金感宋盡死力者三世矣漢人賜號拔都者惟
真定史天澤與其家耳史徒持文墨論議孰與其
家功多而可靳此耶拜鎮國上將軍江淮等處行
樞密院副使又勞之師新附之地賴以安焉

成宗皇帝即位罷大德三年遣使循行天下詔公
持節川陝民之疾苦便宜振之如罷官府之冗無
益於民者贖探馬之貧而典鬻妻子者還鞏昌民
之復僉爲軍者皆其事也比還拜江南諸道行御
史臺侍御史換中奉大夫浙西宋之故都民物繁
庶貢稅雜藝倍蓰他鎮貧吏豪右甘心其間朝廷
病之以公爲肅政廉訪使下車未數月所部郡長史
以下罷劾三十餘府史胥徒無慮數百其賦鉅萬
萬強民有殺人恃其貨得不真獄更陰制官吏持
鄉里短長訟否受成於其家公按之如法民間始

知有條制焉得鹽運司姦吏事服連上下具有實跡將發之而竊位方面者內不自安欲因以危中公使其屬以女子金錢賂遺近臣用妄人言公有厭勝事且沮鹽法天子為遣官數人往雜治之得行省大小吏及鹽官欺罔狀皆罪罷而公名拜僉樞密院事入見同列言此張九拔都之子也故事侍宴別為冠衣制飾如一國語謂之只孫公受賜因得數宴見探馬赤軍之戍北者多逃歸吏請按法誅之公曰逃者聞命懼誅將聚而為盜其以百日許自歸有不至者乃誅之可也奏可公雖世家

無第宅在京城或言公儉古於上者命買宅以賜辭不受拜御史中丞行臺江南因上疏極言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則有必修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憲法祖宗者是時中書大臣有以朱青張瑄之行賄也事敗貶湖廣關節近倖求復相位而江浙省誣公者亦在中書公劾之不報馳駟面疏論之并及近侍之熒惑者又不報遂謝病歸久之又拜中丞行臺陝西不赴武宗皇帝時

仁宗皇帝在東宮名拜諭德未數日拜太子賓客

復遷詹事辭不就尚書省臣濫殺無辜輕革錢幣
中外洶洶中執法久闕人 上方圖任

仁宗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苟不稱我任其
責 上即日召拜中丞居月餘 上不豫三寶奴矯詔

赦天下常赦之所必不赦者未幾 上崩

仁宗命按誅之而其黨有求脫免者公力言諸
上雖得不死猶杖之

仁宗將即位廷臣用 皇太后旨行大禮於隆福宮
法駕已陳矣公獨奏其不可臺長止之曰議已定
雖百奏無益公曰未始一奏詎知無益哉且大位

太祖世祖之位隆福太后之宮也舍大明弗御天
子果即何位乎 上悟移仗大明遂即位賜只孫末
二十襲上金五十兩使自爲帶受衣而辭金不允
制帶以賜之上命道士劉志清以其法爲醮事近
侍分其所用金幣道士訟之臺而近侍譖道士於
上前當殺者六人公力辨道士無死罪 上怒曰汝
以臺網脅我耶公曰御史臺陛下之臺則臺網陛
下之網也陛下柰何欲自壞其網乎

上怒未解顧左右扶出明日復叩頭苦諫曰陛下
必欲用譖言殺無罪臣請先死 上即不殺六道士

親解衣以賜公明曰上謂近臣曰人言中丞忠臣乎張中丞乃張忠臣非官中丞也名謂之曰朕欲厚賜卿非無寶玉如非卿心何因以御中拭面額納諸公懷曰朕澤之所存朕心之所存也其服膺毋失皇慶元年八月拜榮祿大夫樞密副使舊制中州軍士鎮江南者踰嶺以戍率二年而代遭犯瘴癘十無一還公曰是徒置之死地耳去矣請屯置近邊其嶺表要害因其土人以戍不幸前死者官給槨傳還其家從之徽政院使失烈門請以洪城軍隸興聖宮而已嶺之上上曰移書宥府衆恐懼

承命公曰徽政有左右都衛兩軍足備工役又欲此將何爲固不署事得寢而怨怒自此思害公矣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請減煩冗還有司以清中書之務專修宰相之職焉上從之著爲令教坊使曹咬住拜禮部尚書公曰伶人爲大宗伯何以示後世上曰姑聽其至部而去之公又諫乃止皇太后以中書右丞相鐵木迭兒爲太師萬戶別薛參知行省政事公曰太師輔上道德鐵木迭兒非其人萬戶無功不得爲外執政上深許公言而東朝之怒滋矣失烈門等謀所以去公中書者間

車駕時巡既度居庸

皇太后宮幄在龍虎臺遣使召公宮門下以中旨切責之賜杖公創甚輿歸京城明日遂出國門賢人士大夫祖餞感歎以爲公之身可辱公之名不可辱斯事也所謂質諸天地鬼神而無愧者歟公子景元蒙上眷遇掌符璽不得一日去宿衛至是以父病革告遽歸上驚曰卿別時卿父無病景元頓首泣血不敢言上不憚遣參議中書省事換住往賜之酒遂拜爲大司徒謝病家居尋丁母夫人憂廬墓三年寢苦啜粥病腫濕或勸之食肉不聽

日於其間累土墳次如臺者三延祐七年正月
上憶公生日輟上尊解御衣以賜之蓋

仁廟於公終始之意固將有爲而竟奪其志悲夫
至治二年

英宗皇帝召見公於易水之上曰四世舊臣朕將畀卿以政公辭歸遣近臣設醴候諸館東平王拜住時爲相問公曰宰相之體何先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冬起爲集賢大學士先是鐵木迭兒復爲丞相以私讎殺平章蕭拜住中丞楊朵而只上都畱守賀伯顏皆籍沒其家大小之臣

不知死所會地震風烈勅廷臣集議弭災之道公
以大學士當議抗言於坐曰弭災當究其所以得
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等冤死非致沴之
端乎死者固不可復生而情意猶可昭白毋使朝
廷終失之也又拜中書平章政事初公將兵時所
佩符及歷臺省每除必讓還曰此軍符也非他官
所得佩請上之典瑞自大德來凡三上三不允至
是以聞又不允而公固請竟納之待宴萬壽山又
特有玉帶之賜三年秋御史大夫鐵失等自上都
來夜扣國北門逕入中書稱遽矯制奪執符印莫

知其端久之稍有知上暴崩于南坡者公遂顧無
足與共事而魏王徹徹禿以親王監省公密撼之
王有感動意因曰我世為國忠臣不敢愛死事已
若此大統當在晉邸我有密書陳誅逆定亂之宜
非王莫敢致王曰公誠忠萬一事泄得無危乎公
曰事成王之功事敗吾家其壘粉萬死不敢以言
累王於是王遣人達其書

今上皇帝即位于龍居河躬行天誅罪人以次就
戮及大駕至統幕公迎謁上顧問曰此張平章耶
密書之來良合朕意公拜曰陛下入承宗社大義

昭明皆睿斷也區區之忠何及於事上曰以日計之卿言不緩自探佩囊出片紙付翰林承旨閻徽伯曰此當書之史抵其紙則公密書也方尚食既嘗悉輟以賜公峻南者鐵木迭兒之子官治書侍御史南坡之夕穀弓矢露刃以佐鐵失而獨後誅有司奏當流之報許公入見曰法強盜不分首從死峻南之逆豈止強盜之從乎發冢傷屍者亦死峻南親斫丞相拜性臂且止傷屍乎逆賊無君父是無天日也豈有無天日之地而苟容其生乎遂伏誅

仁廟范金為主盜竊之時參知政事馬刺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公曰以參知政事遷左丞姑曰序進而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遂格其命時有勇暴者廁名元從中怙恃恩私肆為不法有醫婦飾而過市六七人要而執之加無禮焉有尉捕得強盜械送府盜有親者方乘傳出使擊尉去破械縱賊有司莫得而詰告諸省府又不得請公曰如是則亂生矣力命捕之皆得諸權要之家會赦得解有售珠於內府拔論之一小者有直萬緡公曰萬緡中人幾家之產

會其珠凡幾萬乎且戰國小君猶以得賢勝照乘
曾彼識之不若乎又手疏極論法度寬弛紀綱日
壞汙穢賊虐恬不爲恠逆順不明於人心禍亂之
鑒不遠惟聖明奮其乾剛以振德之則仁厚之澤
無偏黨矣不報而公之病增劇非扶掖不能行有詔
常見免拜跪賜上車以待乘至殿門下上聲開經筵
講帝王之道明古今以治忽之故命左丞相與公領
之公進翰林學士吳淑等以備顧問每進讀公懇
懇爲上敷說皆義理上之正無幾微權謀術數之涉
焉自是辭位甚力上壬安曲勉畱而後許然猶封蔡

國公知經筵事別刻勅祭國公印以賜庶幾其少畱
也泰定二年五月公但付旨暫歸天下之功成名遂
而身退者未有能及之者也三年春上遣使召公
期以必見公力疾而相問上曰卿來時民間何如公
曰臣老寡賓客不足法遂知真定保定河間臣鄉里
也民飢甚朝廷幸出金粟賑之而惠未及者十五
六惟陛下念之上惻然勅有司畢贍之如公意又
一再進講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國
公經筵如故上見其誠病謂之曰西山佛祠多高
潔可以頤神已疾卿擇而處之駕至上都上顧謂

丞相若曰張平章安否老人恐乏侍養宜以時還
家得無便乎因遣使撫諭之務在順適其意於是
公始成歸矣少間長衣幅巾逍遙泉石之間與山
僧野老分席以相愉悅上稍聞之以公爲愈矣起
公商議中書事公曰老臣荷國厚恩四世而臣事
六朝矣一息未盡其忍忘朝廷乎如筋力弗勝何
使者不敢強閱數月又病上遣太醫視之又不愈
乃移書中書曰病不任事而國公月俸千緡弗敢
受籍會之凡爲定者三百餘悉還送官上閱傷其
意畱其俸度諸府俄而公薨公資本高明又輔以

學力積世勲崇期世其家以經濟自任臨事決議
侃侃正色勇於敢言干挫萬折人所不堪公志不
爲小變而氣益昌雖貴倖臨之姦黠侮之公一以
誠慤自處久之而各失其所恃者多矣究而論之
蓋古所謂社稷之臣者乎公少能挽強命中嘗從
大師出林薄有虎在焉人馬辟易公抽一矢直當
虎虎人立矢洞其喉一軍譁置及學書腕力尤健
端重巖勁無慚筆諫之臣讀書不尚章句務求內
聖外王之道既而稍進方外之士以悅生佚老焉
公初娶楊氏繼室烏氏又娶鄭氏並封趙國夫人

元文類卷三十三
皆無子清河郡夫人孫氏生定遠大將軍保定等
路管軍上萬戶佩虎符鎮武昌曰景武者公長子
也次景魯亞中大夫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景
哲奉政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景元
資政大夫河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景德未仕卒
景誠文林郎內政司丞女五人長適朝列大夫太
常禮儀院判官董守慤次適中順大夫祕書監丞
趙伯忽次繼室董守慤次未行次適武德將軍保
定翼管軍上千戶忽都帖木兒孫男十一人長曰
旭宿衛次曰昌明威將軍保定等路管軍上萬戶

佩金虎符曰昆曰昇曰昭曰晟曰曜曰旺餘皆幼
孫女六人銘曰

維蔡建國自其先公於焉訖金是用啓封公子公
孫游揚世武追王奕奕曰淮曰汝顧瞻先履頌額
有城孰不胙土我于其生於皇建官略用漢制將
軍司馬丞相御史三府相望總贊國成人登其一
已極顯榮我以世將興司風紀既貳宥密又使宅
揆公曰噫嘻我曷致茲于公先王究忠百爲人曰
咈哉德則惟世智周盧淵乃克有濟世皇作之
武仁心馬度之大車既載于行而柅

孰謂得君衆忤構厄既逐既截侃侃大剛先帝遺
直以錫嗣皇有猷有爲有言有烈相時儉壬睚眦
震懼大駕之來法宮既清出納咨諏屬于老成人
亦莫間政亦莫適抱其遺經積誠思格白髮蒼顏
安車以朝佇瞻威儀德孔昭公雖言歸公鄉近
止公疾遄已公來覲止公今不來天子未懷一鑑
之亡四國之哀勅在王室德施孫子著銘玄堂作
者太史

元文類卷第五十三

元文類卷第五十四

墓誌

嶺北行省郎中蘇公墓誌銘

虞集

延祐七年二月壬戌中憲大夫嶺北等處行中書
省左右司郎中蘇公志道子寧父卒于京師七日
戊辰子天爵以其喪歸真定三月乙酉葬諸縣北
新市鄉新城原先塋之次而刻石以文曰嶺北行
省治和林國家創業實始居之於今京師爲萬里
北邊親王帥重兵以鎮中書省丞相出爲其省丞
相吏有優秩兵有厚餉重利誘商賈致穀帛用物

輕法以懷其人數十年來婚嫁畊植比於土著羊
牛馬駝之畜射獵貿易之利自金山稱海沿邊諸
塞蒙被溷照咸安樂富庶忘戰聞轉徙之苦又矣
丙辰之冬關中猝有變未兩月遂及和林守者不
知計所從出人大震恐竝塞奔散會天大雪深丈
餘車庖人畜壓沒存者無以自活走和林乞食或
相食或枕籍以死日未是道無行人方是時除吏
率惟怯頌辭不慮往獨蘇公受命即行曰豈臣子
避事即安時耶既至曰事孰急於賑飢者明日告
其長曰慎府謹治文書數實錢穀知前遇事變無

甚費失上下因爲姦利取且盡徒有粟五萬耳民
間粟石直中統鈔八百貫安從得食請急賑之大
人人三斗幼小六之一即亟請于朝曰倉儲無幾
民與軍皆君之赤子賑民飢將乏軍興謹儲之則
坐視飢者之死不得已飢者急在旦暮已擅發願
急募富商大家致開平沙靜附近之粟別設重
購實邊勿惜一日之費爲經久慮幸甚中書省以
聞天子爲遣使護視賑飢且下令曰苟能致粟
和林以三月至石與直五百千四月至石與四百
五十千五月至又減五十千至皆即給直賈運踵

至不三年充實如故乃爲成法使勾稽考覈參伍
鉗制以相承吏守之不改易於是沿邊諸王多汎
索公持法一不予王怒使人謂公錢豈爾家物公
對曰有司知給軍事非軍事誠不敢擅與且樽節
謹惜非爲己私王幸察亦無以爲罪皇子安王是
之褻以衣一襲吳王亦知公徒行子名馬公受而
傾橐償其賈和林禁酒法輕不能止中書更奏重
法罪至死令下三日索得民家酒一缶趙仲良等
五人當坐省府論後奏公持不可曰酒非三日成
者犯在格前發在格後當用後法設當坐猶當用

詔書審覆詳讞乃奏決無敢擅殺衆不可公獨上
其事中書省刑部議如公言其人皆得不死人知
公明決有爭者悉詣公公曰我不得治有司事叱
遣不去卒得一言則皆服而退和林旣治事日簡
乃即孔子廟延寓士之知經者講說率僚吏往聽
至夜乃休孔子廟故丞相順德忠獻王所築未成
而王薨至公始卒其工朝廷知公功使者往來必
撫問慰勉監察御史按事至邊民數百人狀公行
事卓卓者數十上之御史以聞而公與同列多異
議代歸百姓不忍其去行至京師卒公初以吏事

爲真定守山西姚公天福所推擇既知名轉補山西河東道按察司書吏用使者程公思廉薦爲監察御史書吏轉戶部令史歷樞密院中書省掾出官承直郎中書檢校官刑部主事樞密院斷事府經歷嶺北省郎中終始不離吏事然皆有可稱者在真定從其尹決獄竟大旱俄雨在河東所按問無自言寃者在察院從御史按事遠方能正色感愧所事令無敢失職在戶部從禮部侍郎高公昉治白雲宗獄浙西白雲宗強梁富人相率出厚貨要權貴稍依傍釋教立官府部署其人煽誘劫持

合其徒數萬凌轢州縣爲姦利不法者能爲明其誣誤者出之田廬資賄當沒入者鉅萬沒入之良家子女數百當還民間者還之閱二歲五往返京師以具獄上在樞密院軍吏子孫當襲官其貧乏至十餘年不得調悉舉行之天子使大臣行邊北方獨以公從有弓矢衣鞍之賜在中書值尚書省立威勢赫然中書掾多從尚書省辟公獨不赴泊然守局如常尚書省罷分鞫其銓選不法者黜奪必以理爲檢校官得工戶二曹濫出財物數千收之得吏曹官資高下失當者數十事正之在刑部

能不用上官意出故犯者能卻時宰欲殺盜內府
金而獄未具者能黜主盜吏之使盜引良民者能
刪治其條例以便引用者在樞密斷事府能辯庶
弟之誣其兄而奪其官者總計之蓋未嘗一日苟
廢其職者也然和林之政偉矣我國家初以干戈
平定海內所尚武力有功之臣然錢穀轉輸期會
工作計宓刑賞伐閱道里名物非刀筆簡牘無以
記載施行而吏始見用固未遑以他道進士公卿
將相畢出此二者而已事定軍將有定秩而為政
者吏始專之於是天下明敏有才智操略志在用

世之士不繇是無以入官非欲以是名家趨急用
也而世或專以善持長短深巧出入文法用術數
便利為訾病者殆未盡也不然若蘇公者其可以
從吏起家少之哉公幼不好弄寡言咲不安交為
吏視文書可否奉行不待請言者坐曹歸闔門不
通問謁對妻子如嚴師友內外肅然好讀書尤尊信大
學及陸宣公奏議未嘗去左右篤於教子餘奉輒買
書遺之子亦善學卒以儒成名如公志公之先趙
之欒城人再徙真定曾祖元老祖誠考榮祖以公
貴贈奉直夫夫同知中山府事飛騎尉真定縣男

元文類卷第五十四
五
妣吳氏贈真定縣君娶劉氏封真定縣君黑軍萬
云義之孫征行百戶誠之女子男五人四人夫其
一天爵也以國子高第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
治公喪以禮女三人適勸農司使宮天禎次適真
定醫學錄張蒙次適承務郎河南行省都事何安
道封恭人孫男昌文於是公之年才六十耳雖久
服官政皆佐人無所自遂方鄉用遽沒君子惜之
銘曰
有肅蘇公執德不回淵嘿自持弗耀其材始時群
公好善已出孰學孰耕匪求乃得得不以求氣直

而昌譽譽舒舒何行弗戚直道若倨不利涉世我
篤自信守以終始五祿大府位卑志行四命于朝
稱光以亨頌頌和城與王攸理控制朔易何千萬
里國人居之谷馬雲生尚莫往來矧周其情御史
有簡從執以書孰害其人據義抉除天子德音元
戎往布曰尔從我弓馬錫予再歷其方有法有恩
其人識知掾語孔文祖安易撓我際其會以哺以
繒幕府維窳邊人方懷公不少畱見用駸駸而疾
不瘳炎炎弗趨寂寂弗變當爲而爲當辯斯辯退
而能思閉戶深居制行甚嚴動本於儒儒行吏師

庶其在此有書滿堂以遺其子子能習之亦允蹈
之豈惟官成勗公之私匪源無深匪流無長以承
以傳在此幽宮

熊先生墓誌銘

虞集

先生諱朋來字與可姓熊氏世為豫章望族祖文
炳父希曾以宋淳祐丙午年生先生先生以咸淳
甲戌登進士第第四人授從事郎寶慶府僉書判
官廳公事未上而宋亡

世祖皇帝初得江南常以名取士盡欲得故國之
賢能而用之尤重進士若故相畱公夢炎固已為
內相尚書而王君龍澤亦召拜行臺監察御史先
生名不在王御史下然不肯表襮苟進隱處州里
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人因取朱子小學書提要
領以示之學者家傳其書幾徧天下時來鎮豫章
者多名公卿皆以客禮見先生先生和而不肆介
而不狃儒者倚以為重焉憲使魏公初與先生從
容東湖之上先生指其北涯曰徐孺子故居在焉
太守陳蕃之所表也而里門西南出曰桂華無所
當矣魏公感其意更表為高士坊郡城外舊有宗
濂書院祠周子兵燬之先生得郡人黃氏故居

於孺子宅東北加葺焉徙其名表之公私爭致助
儼然立為學官矣劉公宣之持憲節也尤敬先生
論經義無虛日間以政事為問先生愀然曰郡學
上丁釋奠諸生有與執事者公固見之而是日有
盜劫傷人者南昌賊曹執而掠之幸儒者善柔不
能自白誣之獄成矣耳目所及尚有此又何問乎
劉公曰有是哉即日審得實立破械出此儒者以
其械械賊曹諸公由是益知先生之有用於世者
而終不敢以事溷先生也會朝廷使治書侍御史
王公禱銓外選於江西於是行省叅政徐公琰李

公世安郎中馬公昫憲使盧公克柔列薦先生為
閩海提學使者報聞而福州廬陵為郡在東南儒
學之士為最多朝廷大興文治加意此兩郡特起
先生連為之教授先生所至考古篆籀文字調律
呂協歌詩以興雅樂制器定辭必則古式學者化
焉故其為教有不止於詞章記問云者既歸有司
以常格調建安簿不赴後又以福清州判官政仕
先生一視之漢如也更自號曰彭蠡釣徒而四方
學者稱之曰天慵先生云先生燕居弦雅瑟而間
歌以為樂門人歸之者日盛旁近舍皆滿至不能

容先生懇懇為說經旨文義老益不倦得其所指授多為聞人達官舉進士者項背相望延祐甲寅天子獨斷以進士科取士進士科廢已久官府咸不知其說以不稱明詔為懼獨江西行省諮問於先生動中軌度因以申請四方得遵用之請先生為考官則曰應試者十九吾門不可而其後舉江南三行省皆卑辭重禮致先生主文先生以儒事為重皆應之及對大廷先生所選士居天下三之一焉初先生以周禮首薦鄉郡而今制周官不與設科治戴記者又絕不見先生屢以為言後得周

尚之以禮經擢第習此經者漸廣由先生啓之也英宗皇帝始采用古禮親御袞冕祀太廟奮然制禮作樂之事朝之大儒搢紳先生凜然恐不足以當上意而翰林學士元公明善颺言於朝以先生為薦未及召而至治三年五月先生卒矣享年七十有八先生動止有常喜怒不形於色接賓客人各得其意去有家集三十卷其大者明乎禮樂之事關於世教餘若天文地理方位名物度數靡不精究焉先生娶袁氏子男曰永先象先太古孫男曰昶昇昉棣生寅生富以是年十二月望日塋

先生於豫章城南石馬之阡太古與其門人今陝西行省左丞廉惇前進士余貞曾翰等使以書來京師求銘集受而對曰昔先生與我先君太史同年生友誼甚重集再以待制召復入史館道過豫章前先生之卒數月耳先生以其所撰瑟賦二篇命集書之蓋有所屬集感焉不敢不書也先生之墓草至是三易矣銘其敢緩乎故為之銘曰
維昔先聖善韶放鄭律失音泯莫辯其正先生脩能興遭宋亡抱器求歌教成鄉邦於皇盛德方被今石沛乎述作失此遺則䟽越朱弦我則不聞欲

知先生視茲刻文

牟先生墓誌銘

虞集

隆山先生姓牟氏諱應龍字伯成甫故宋朝奉郎知彭州贈通奉大夫桂之曾孫資政殿學士正秦大夫累贈光祿大夫謚清忠子才之孫朝奉大夫大理少卿熾之子也淳祐丁未清忠公以國學博士言事忤時宰鄭清之去國抵吳興寓第而先生生清忠公喜字先生曰翁歸稍長警敏過人日記數千言作為文章志趣高邁清忠公以直道事理宗為時名臣登其門者一時人望先生皆得而交

之丞相江公萬里參政楊公棟高公斯得端明湯
公漢尚書劉公克莊至折行輩下之而高公薦之
尤力此先生之始年也先生當以世賞奏京官輒
讓其族父諸弟而咸淳辛未擢進士第時賈似道
持國柄欺上罔下妄以伊周自擬衆口和附因欲
致先生乃好謂馬丞相廷鸞曰君故與清忠游今
其孫踐世科誠難能幸見之當處以高第先生拒
之不往見及對具言上下內外之情不通國勢知
急之狀考官異而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人
或惜之先生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

洪雅尉今固當尔無愧也沿海置司辟為屬天
以心疾乞告歸養而宋亡矣故相畱公夢炎事

世祖皇帝為吏部尚書以書招先生曰苟至翰林
可得也先生不答畱尚書愧之既而家益貧稍起
教授溧陽州遂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此先生之歷
官也先生之母鄧夫人故太史李公心傳外孫也
先生猶及見太史每接語終日而先生之史學端
緒自此始大理公前國亡時已退不任事至是益
不出父子之間討論經學以忠孝道誼相切劘若
師友然自大官顯人過吳興者必求大理公拜床

下得一言而退終身以為榮而先生以元子侍左
右見者感服一以為師為其於經皆有成說門人
不能盡傳行于世者五經音攷若干卷而已先朝
文獻淵源之懿日以曠遠時人無能言者或妄言
以自詭輒牽合無據先生道其官簿族系月日鄉
里如指諸掌蓋非直其強記如此亦故家習熟見
聞然也其為文沛然若河江之決不極所至不止
時人以為似眉山蘇氏此先生之為學也先生簞
瓢屢空不以介意門生故人或有餽苟非義不受
與人交樂易真實不以矜厲為容談笑傾倒援引

根據不見涯涘居吳興三世矣而風致猶故鄉故
自號曰隆山先生示不忘其故云此先生之為人
也先生娶楊氏奉直大夫知邵武軍恪之女先先
生五十二年卒再娶程氏朝奉大夫將作監繩翁
之女楊程皆眉山詩書故家也男子五人必遠必
大必達必勝必昌其三人早世今必達必勝在勝
程出也女四人長適蘄州路儒學教授眉山陳琛
次適建寧路總管府知事河南雲謙次有疾不嫁
次適安吉殷天錫孫文四人先生卒於泰定甲子
三月享年七十有八以是年五月乙酉葬于湖州

鳥程縣三碑鄉兗山之原此先生之終也前先生之卒一年集始免先太史喪省墓吳門先生手爲書命其弟以其門人鄉貢進士陳潤祖所述平生來告曰子之言可信于世盍及我時爲我著小傳集承命不敢當將詣吳興拜先生會有國史之召不果泰定二年冬程夫人之弟某縣尹晉輔以先生之子勝書來請銘曰先生之志云尔集惟家世仁壽與先生同鄉里門戶略相望先生少先太史一歲耳先生幸不鄙棄託之以言是有以處集矣其敢以回陋辭雖然僅能書所得而知先生者之

其可信也其不知者一固不敢言後之君子信其所可知則其未盡知者可推見矣故爲銘曰

學孰爲博寶藏有作一運化參錯掇拾偏駁欺世之怍文孰爲雄江漢之士果浩浩不窮補苴彌縫嘻嘻粗工有餘而藏不足而張我懷先生豈私其鄉斯文有傳百世不誣銘以信之不其遠乎

故贈瑞安知州王公墓誌銘 虞集

昔我 仁宗皇帝天下太平文物大備自其在東宮時賢能材藝之士固已盡在其左右文章則有故翰林學士清河元公復初發揚蹈厲藐視秦漢

書翰則有故翰林承旨吳興趙公子昂精審流麗
度越魏晉前集賢侍讀學士左山商公德符以世
家高材游藝筆墨偏妙山水尤被眷遇蓋工於繪
事天縱神識是以一時名藝莫不見知而永嘉王
振鵬其一人也振鵬之學妙在界畫運筆和墨毫
分縷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負平直曲盡其體
而神氣飛動不爲法拘嘗爲大明宮圖以獻世稱
爲絕延祐中得官稍遷祕書監典簿得一編觀古
圖書其識更進蓋仁宗意也累官數遷遂佩金
符拜千戶總海運於常熟江陰之間焉泰定四年

夏部鑲至京師因來告曰昔振鵬官七品旣蒙恩
贈先父曰從仕郎樂清縣尹母曰宜人今位五品
又蒙恩贈先父母如振鵬之秩此皆

仁宗皇帝之遺恩國朝之盛典而先世積善之效
也不有以表著之是振鵬忽於君親無以昭示於
子孫族人鄉里也幸賜之言而勒諸石焉余感其
言故序次其事而并及其世次云王氏始自會稽
遷永嘉宋紹興間其先世以武事得官爲保義郎
數傳爲自強生挺挺好佛學生由字在之至元廿
五年卒時年三十五今贈奉訓大夫瑞安知州飛

騎尉追封永嘉縣男配張氏追封永嘉縣君振鵬
其子也振鵬之兄龍孫為浮屠署名善集銘曰
偉哉王公即家開封繫子之功功繇名藝
仁宗之世積拜寵異先朝又興孰究孰承慨茲其徵

周母李氏墓誌銘

虞集

鄱陽周暉與其弟明之游京師也其族父集賢司
直應極實致之得為國子生時制書始命有司將
以科舉取士而貴游不治進士業獨暉兄弟出篋
中所習程文數十篇示人皆驚喜取讀或就問學
焉未幾遠方獻異獸曰蚺麟暉作賦千百言上之

中書省丞相大悅以屬叅知政事察罕使命以官
是時陳策進書獻歌頌者常數十人無所遇獨暉
見知特宰人人羨道暉矣一夕暉感異夢旦而治
歸明曰兄姑留幸有以榮吾親明代兄歸矣明至
家其母果病見明問知其兄弟在京師事為之喜
而起後六日廼卒至慶元年七月十九日也暉聞
訃且行亟來請曰嗚呼痛哉未有以為榮而為感
若此惟先生辱為之銘用慰其地下而已予竊感
而悲之為次第其語云暉母李氏諱清世居邑之
沙堤其曾祖松善為生以資顯祖時祭父天驥以

文學名適周樸儒家也昔者周氏以明經取高科者歲相望樸弱冠受尚書有能聲及得內助事親理家益如志常遣暎明從師而無牽於愛暎故能以卒業聞子三人暎明其幼祿女二人其壻程益徐璋斛田里之斗橫山其壻處也銘曰
有肅兮閨門子森森兮孔文按有饌兮醴有尊不
少延兮誰怨樂茲立兮物護

為美縣尹王君墓誌銘

李源道

君諱惠字澤民姓王氏世居中慶之晉寧後徙滇遂為滇人曾祖考諱世燾氏有土嘗領布燮考諱

連襲職天兵南指以其衆內屬妣張氏君軀幹魁偉識字書敏官事始為威楚屯田大使增糧萬石第上其功至元廿五年雲南行中書省選主定遠縣簿三十年遷武定路祿勸州判官大德元年調霑益州判官招逃民二百五十四家三年調馬龍州判官四年擢中慶路昆明縣尹階將仕佐郎用行中書左丞劉公之薦也省檄慮囚多所平反在縣大興水利安集流民為戶百五十有一五年遷同知路南州事至大三年調同知永昌州事明年改石平州判官階將仕郎曲靖戶田有隱金穀逋懸

省檄君往括治考覈虛實區別蠲徵人稱其平延
祐二年省議昆明壯縣再除為尹明年改宜良縣
尹階承事郎嵩明有獄五年疑不決御史屬君推
按得情免死者十餘人六年遷仁德府為美縣尹
兼勸農事修孔子廟以館來學時君年六十於滇
城營江頭別墅將請老不許省復委推事建昌麗
江諸道至治元年夏五月涉金沙江渡瀘水感瘴
疾殆輿歸二年秋七月一日疾革越五日遺訓子
孫忠孝喪禮一則古母從褻俗語畢而逝年六十
有二越八日葬昆明菩提之西岡三娶皆張氏子

男十人曰明沅江路總管照磨曰昇仁德路儒
學教授曰慶習國言曰忠府與字生曰益監稅曰其
曰海曰良曰讓曰某未仕女四皆適右族孫男若
千人既葬諸孤伴書乞銘其墓嗚呼滇南之壤地
大矣自歸我職方氏六七十年朝廷置省憲以控
之官府章程文物品式幾與上國齒振古無以侔
也然其人如勞深靡落相倚為習獷悞喜爭尚有
禮義所不能盡化者萬里走書為其先求不朽計
如王氏子者能幾人哉予嘗廉部徼南蓋悉其為
人方以變俗為事乃不果辭銘之以為南人勸庶

幾有聞風而起者銘曰

維南有滇限邛夔皇風遠被爲樂國生斯牧斯揚
乃職半刺六州宰四邑民鴻勞止我爲息獄犴有
寃我爲直天之報爾亦云極子孫粃粃孔蕃殖喪
子因俗古是式遺言四方可作則矧乃要荒阻重
譯西岡之麓卽藏室永垂厥聲有樂石

安定郡夫人王氏墓誌銘

馬祖常

夫人王氏故贈翰林直學士安定郡侯胡公諱某之
夫人陝西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彝之母也
世爲浚都鄆陵人父諱貞伯始宅安陽兄諱某由

地官屬出主襄陽穀城二縣簿夫人在父母家時雖
鍾愛於其親而食與衣常後於兄嫂及歸胡氏事
安定公持婦道終其身無懈容親紡績組紉之工
弗好世之侈靡華飾以儉以勤相安定公家政卒
能有成慈睦仁祥族姻茫之夫人有子二人長卽
治書次規業儒山東憲府辟署書吏補典寶監令
史治書甫卅夫人謂安定公曰是兒資穎悟可令
蚤就學也遂求經師講先王禮樂詩書之義善屬
文未冠令譽日著起家爲大都儒學錄大都四方
髦俊輻湊於是治書學益碩大名益光顯矣省臺

交薦于上歷監察御史右司都事左司員外郎工部侍郎丁安定公艱吉服浹月即拜今官使者及門致禮意敦請治書以待夫人榮養為辭夫人曰兒來前吾有訓汝承吾志吾逮事舅姑汝先考及我教汝胡氏之宗事其在汝乎今國家命汝為臺臣西南四省四憲之評議屬之汝其逮行毋以我養為辭焉治書上事半月夫人訃至徒御不戒號泣東出及安陽喪次銜哀具書告其友馬祖常曰彛不孝先妣安定郡夫人以至順元年六月六日卒將以七月三日祔塋于先考安定郡侯之墓里

不社愚為之狀矣請吾友為埋銘以刻之嗚呼人之生有男女焉幸而為男子或有所樹立於世則不與百物俱盡幸而為男子矣無所樹立使人惡之惟恐其父生而何死之恤也夫人女子也為女而能賢為婦而能孝為母而能慈從其夫子有官有封其所樹立殆過男子矣宜乎富貴壽考享厚生之福也歟祖常與治書同學古文使為銘義不讓廼銘而授諸來者銘曰

在相安陽有貞慈母啓封湯沐賦安定畝燁其輝光夫人象服柔嘉有儀百麗于福少也稚弱玉節

閨房歸于夫家組紉含章教子俎豆不繫于遷弗
雕其全而人咸天詩書禮樂六藝之師起其施施
居其孜孜廼成治書懋官臺臣又成典寶克昌克
寅克昌克寅亦既多淑善後無疑譬彼種陸我稼
則穫且痔錢鏄洄泉出山紆流相西鬱鬱柏松蒼
蔚之濟允矣安定幽宮是域夫人祔之恊其龜食
孫子爰殖我銘不泐

桂陽縣尹范君墓誌銘

揭傒斯

大德中勲臣楚國公之季子帥湖南有所愛掾廬
陵范君元亨其強敏之才廉正之節風動千里人

不畏帥而畏元亨時余在長沙數與之遇而不敢
一詣門恐溷君也後二十七年會其從子匯于京
師則君沒十年矣乃錄其行請銘君諱元鎮字元
亨其先蜀人今居安福之清化里祖巖生二子皆
為太學生季曰景材是為君父君早孤母劉及其
元元方教育之至元二十五年監察御史舉廉能
為江西憲掾居五年去之京師辟徽政掾又辟大
司徒掾皆不就元貞初詔求能書金經者君在選
中經成補湖南掾秩滿授瑞州稅使改武岡錄事
攝綏寧令進郴州桂陽尹累階承事郎卒官君所

至當官而行無所阿避祿入不足則歸賣田宅以給之往往初多忤而後反見知者其行事之尤著者則在師府有田千戶者死其子曰田芑芑幼弱其弟田仁襲其官據其業而奴畜芑芑長愬于有司數年不決事上帥府復多右田仁君抱牘方力爭帥怒目左右粹君且下吏梁木壞幾壓帥帥乃止田仁恐求援行省權相數日使逮君甚急且喻之曰汝不用汝頭汝來汝愛汝頭勿來皆謂君往必死君竟往極言田人罪反覆無所顧不能屈乃與芑在武岡民張氏欺胡氏家弱占其產倪萬戶脅

張惠以罪取其田皆奪而歸之許文炳兄弟爭財二十年不決召其兄弟涕泣而理喻之許乞罷歸在綏寧王永明誣舒八殺人實藍姓殺之求明伏辜諸峒饑疫大起死者過半下令寬征賦以卹之諸峒嚮化在桂陽民白有盜其牛者蹤跡無所得方疑所捕二猫噉牛耳鳴號于庭求猫主索之果得牛立命償其牛而正其罪且桂陽側陋供給與大縣等民力彫耗一以寬濟之故其卒也民無遠近皆縞素會哭哭盡哀猶不忍去前後被行省及部使者檄詰責諸郡邑凡三百餘莫不稱允而不

及大用以沒悲夫君之卒實至治元年十月二十
有五日年六十四以明年十二月二十有一日墓
所居東北龍唐之原初娶吳氏再娶劉無子以兄
之子肇開為之子年六十一乃得子曰性傳女三
人長適大都路固安州儒學正劉蒙德次適徐經
遠次適蕭信之孫男三壽駿文豹天霓女一銘曰
此孳孳稱所施而止於斯彼巍巍兮

曾秀才墓誌銘

歐陽玄

秀才曾氏子一漢既沒於江南其兄德元在京師
聞而哭之慟知其墓有時奉行述乞銘於歐陽玄

拜且泣曰人之生苟有德慧孰不願有辭於永世
也弟一漢實曾氏才子弟今不幸短命父兄不能
續以長願得先進一言以傳庶幾猶未死也玄聞
其言惻然乃序而銘之曾氏永豐顯親里大家一
漢字明善本曾似翁第三子大父悼其兄之子似
俞蚤夭無後以繼之大德十年丙午五月庚午朔
生天曆三年庚午五月癸丑朏死是月戊午改至
順以是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里之原一漢五歲讀
書數千百言過目成誦少長無童心年十二三能
文十五六頎然長以弁不尚浮靡不事貨殖篤志

道德性命之書能服行其言事父兄善交朋友信
遇宗族鄉里之長老恭未及壯有學行辭章廩廩
趣老成人初師里士劉福遠習舉業精熟尋執摯
臨川吳先生門受諸經說大稱穎悟年二十有五
病痰喘以死方疾未甚四月十日有厲風從西來
拔並舍大木似翁簷得未濟之巽心疑之不逾月
一漢乃不起妻劉氏子男一人萬奴財四月而孤
行述似翁所自作其文不勝哀有甚於德元言者
嗚呼爲父兄鮮有不愛其子弟者論才不才恩義
有不相掩者一漢死父兄若失希世重寶不能自
存嗚呼一漢真佳于弟矣乎銘曰
麟之不角麋不如殞匣之不翰駭不如殲奪其有
據無與之爲瘡隳其垂成無生之爲寧坎而深樹
而摻無重傷其父兄之心

元文類卷第五十四

元文類卷第五十五

墓碣

國子司業滕君墓碣銘

姚燧

觀漢諸碑凡門生爲師作者其文多稱在三之義
蓋本樂恭子民生於三父生師教君食惟其所在
爲言又列郡邑姓名字官人出幾何錢於碑陰多
至百人或倍之令人每與今無古者篤於其師之
慨至大已酉燧長翰林之明年國史院編修官東
平蔡文淵狀其師國子司業滕君之行與門生許
質求表其阡以君之再入成均橫經文席者嘗數

百人礮石所資一不借人出二子獨加異乎古豈
不於在三足拔浮俗斯時耶君諱安上字仲禮其
先自洛徙中山不可推求其世考府君某隱德委
吏斗食自捐生君八年而不祿妣李夫人撫君誨
曰而性質開朗記識兼人且金名士趙燦離孫不
可以貧廢學感聖善言師西巖君克自砥礪勤心
聖學暨其長也尊聞行知如不足日私居自持衣
冠齊邀及出接物一誠以和郡無少長相謂不字
咸稱先生學積其躬道行其家化及其鄉府臣歸
高薦名于朝勅教中山是府多士求親輝光馨歆

欲聞鼎鼎其來服縫掖者將半齊魯庭臣善其職
士有聞用以職民主禹城簿壓於爲監爲令與丞
刑或過中必揆以義馴馴上說不使黥涅妄加疑
盜廢棄求世仁譽旣章宣司所臨若縣與州事有
未竟必檄往治裁中情法守令憚之出將入迎若
事大吏徵爲國子博士以其平昔自律爲先蚤作
晏休誨誘諄諄發蒙䟽疑立懦尅剛各因其才矯
拂於善黨坐羣行齒而序之其極弗率有黜與朴
成均作則井然有條即升監丞再丞太常
世祖賓天成宗繼序圓丘請謚太室升祔凡厥禮

文酌古損今皆所訂稽元貞之元拜監察御史京師地震上疏曰君失其道責見於天其咎在內庭竊干外政小人顯廁君子名實混淆刑賞僭差陽爲陰乘致靜者動宜兢兢祇畏側身修行反昔所爲以盡弭之之道其說累數十百言反覆深切有司不敢以聞君則曰吾不得於言者遂委印去反關其家著書自怡尋起爲國子司業時已疾矣顧言其子治喪無用二氏以其年乙未夏六月廿有五日卒年五十四塋府城東南崔丘里爲文一本理義辭旨暢達不爲險譎非有裨世教者不言有

東菴類藁十五卷故江西廉訪使趙秉政板之行世矣又有易解洗心管見藏之家亦多乎哉其不年者世同哀之而文淵猶以不侍經筵職絲綸謀廟堂爲憾嗚呼夫旣師成均官奉常歷臺諫而又

有德有言足矣奚必兼彼數者始爲至耶夫人李氏貞順柔嘉姻里範焉後君八年卒子翊去尉東明自致終喪亦足彰君刑家之自今尉元氏凡羽有文行蚤世銘曰

孰不曰士于學始至迄用有成千百一二允矣滕君敏脩篤行鍾鼓衡門益大其聲勅起布衣于定

敦教祁祁縫掖來則來效再主禹城簿領勾稽不
枉刑墨仁聞日躋滿秩而招入爲胄監由博而丞
俊髦是範轉而奉常禮文斯綱或革而因酌損用
章遷拜御史爲帝耳目言責塞求龍鱗逆觸一不
見入納履而行反關立言行後是程方徵司業年
過知命遽啓手足理也莫竟短者已而其長斯存
何以貞之石有誄言

河南道勸農副使白公墓碣銘 姚燧

彥隆始由太原徒行至河內致其父書魯齋先生
願游其門未有介也乃因吾友翰林侍讀高凝得

操几杖主凝家二年而歸侍其親而先生亦召北
矣尋由避宅左揆以集賢館大學士祭酒國學教
貴胄乃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以故王梓自汴
韓思永蘇郁自大名耶律有尚自東平孫安與凝
燧燉自河內劉季倫呂端善劉安中自秦獨公自
太原十二人者皆驛致館下三年吾儕或病告官
去而先生亦浩乎其歸乃奏有尚與公從仕郎國
子助教昔者貴胄友也一旦能橫經下心事之爲
師屬非其道聳是曹不可得其馴然北面俄侍
裕廟東宮公爲講鄭伯克段于鄆已講而出

裕廟語人曰是非空言意固有在也以國史院編
修從仕郎仍助教擢奉訓大夫監察御史發阿合
馬賊國諸不法彼顧誣公糾摘非實捕送刑部獄
引隣婦有色者教誣公嘗竊往來怒隣婦力明其
無有鞠之墮孕而事始白又糾鷹師西京宣慰使
倒刺沙以已憾殺其幕僚几是皆庸懦縮首危者
而峻風節者咸偉之出僉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
司事燧亦為其道副故得詳西土所為其按歷皆
分險僻荒寒諸州南而褒鳳金洋北而綏麟葭丹
塗經龍門西河絕崖高可去水百尺止通一騎

遣導者先之有來騎使駐之寬所卒至則兩不可
班視燒棧猶車衢也如是之地皆周焉制度卒有
反者不即覺捕惟罪社長監郡與憲司麟州人告
陰濟民乘馬疾馳其識仇也問曰所懷何書濟民
給以反書仇上變延安延安移文吾憲公又請往
治之所牽連二百許人繼燭治之再旬是州小僻
無紙至覆舊案以書適近侍臣括馬其州館鄰墻
也聞獄吏呵問終曉得公姓名歎曰世有克勉其
職如斯人者使人勞苦之曰吾見陛下當首聞公
竟曰濟民無佗特校其給仇非宜言者公位憲諸

君下會王相府伯不花右丞勲臣子開省京兆特
異禮公其按臨諸司皆拱聽者改僉河南河北提
刑按察司事臺檄檢覈中興鈔庫中興故李夏都
隸隴右河西道憲令竟事始聽東任公又走沙莽
往復近萬里半歲而歸與其副程思廉發數縣民
完提以捍河水罷當暑賦民牛車轉粟入淇又改
僉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事趣裝其考已疾行
至衛而卒公與兄楹即藏德用西輝之蘇門周卜村
南原而其妣亦疾乃朝夕立不死事生即教授于輝
明年燧召直翰林感其致政尸骨見衣表弔哭之子

其徒數十人拜庭進退朋讓 賓敬之道囂囂然先
生成法也為嘆曰嗚呼燧亦 先生弟子者何嘗右
以善及人如是明年燧疾滿告歸鄧而故司農卿
侯爵託語彥隆或河南北農公副制下必墨線以出
世議隘薄自便非時燧傭車過衛不可畱不得身
見為書語其然聞方督課有績其妣亦卒附其考
墓竟以是謝所事以至元己丑秋八月三日年四
十六卒苦廬嗚呼學可以範世行可以礪俗而已
是哉夫人賈也以燧平昔善公錄河南北道勸農
副使苟宗道埋辭求銘神道每一讀之一投淚擲

元文苑卷第五十五
筆數年終不能叙其事去冬以史事又召入翰林
過輝夫人祈世母夫人為言持幣泣請且使其子
覃馬與游其門者庭拜燧還其幣曰吾無咎吾亡
友者以是佐刻石須嗚呼非公仁義行家能使婦
人如是切切惟恐沒其夫子一善可曰賢已公諱
棟考天祿雖官而不顯居頤樂堂號頤樂先生唐
白居易家狀云白姓家太原者楚熊君孫勝白公
見殺於楚其子奔秦孫乙丙與裔孫起為秦將封
武安君賜死杜郵始皇思其功封其子仲太原公
豈其苗裔耶銘曰

聞古五十年不稱天公是不盈天道未曉學不篤
耶得譽先師道不行耶

裕廟嘗知職不舉耶三憲著效力不本耶耕播之
教況冠解角敢言人難彈射柄臣聽者毛寒猶枝
其外未及其內視親于喪觀婦于介靡一匪善靡
一可涼非我友私月旦章章嗚呼白公耳孫猶令
其貫古松歲遠滋勁土不盛位而盛吾賢盛位者
衰盛賢日延有方其趺有刻其首碣石阡隅千祀
無朽

河內李氏先德碣銘

姚燧

至大庚戌郇王府長史兼經歷典食司與所部人
匠都府官李惟恭持其鄉士席雲漢狀其祖潤文
玉使懷之利用庫日民調商征之入吏祿公須之
出不遺於受不僭於發如他人侵蠹以溢其家負
而責償罪沒產者皆無之與交人以誠御下以寬
禮賢樂善者求未其阡燧曰管庫之官則古委吏
亦下士也所可筆者豈專由孫貴耶蓋郇王之考
初尚主

世祖再尚主 裕宗自稱晉王克用裔孫為置守
冢數十戶於鴈門禁民樵牧由分地在高唐即是

進爵為王世居靜安黑水之陽為廟以祠孔子元
貞始年表賀聖節獨書漢字庶其尊禮斯文者惟
恭今臣其子觀其所事者賢若不可辭矧有大此
者懷之為州

憲宗大封同姓初國

世祖于秦以戶寡益封之至元之末以封其孫
順宗既之國未至疾返 成廟賜名懷寧以王
今聖時方撫軍于此

皇太后儲皇往居者二年則懷為三聖龍潛之地
傳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為下士是邦者當宜

何哉則君善職管庫者有不必言矣卒以大德乙巳三月十有八日年六十七垂絕猶念惟恭不置曰吾平昔鍾愛是孫今遠宦數千里不及聞吾顧言可憾也哉妣王後二年亦卒二子從鼎從信孫則惟恭其長初由王府郎中羅忠國使懷聞其好學慤有立志遂與偕北即壻其家進之於王王甚禮之言無不從事必見咨妻卒賜楮緡二千五百爲娶元氏子季惟寅銘曰

荀卿子言臂非長升高而招所見彰斯若可用爲君方惟懷爲州河之陽實爲三聖淵龍鄉其間下

士雖守藏或小大國君卿當其貴可參攀鱗翔況復有孫翼賢王遠塞而近孔子堂仕優學以能自疆何畏潛德無輝光

故提刑趙公夫人楊君新阡碣銘 姚燧

維蔚州蜚狐趙氏系不可遠本繇今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秉政而上推得二世祖崑金帥府評事卒塋其鄉二子珪瑁珪將萬夫戍蜚狐後遷刺蠡州畱瑁在鄉守舍天馬南牧度形勢不支倡縣民以城下之從太師國王徇地至蠡其刺猶城守礮殺王悍將蕭大夫王恚欲阬城公請以身贖母

夫者也父不能必子之貴能之者夫子焉耳而難其全今之儲才將相係望海內者每在乎風紀之官夫人以提刑使之妻而母廉訪使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彼奕葉襲芳不隕世德夫人之功亦鮮儷哉古邦君之妻邦人曰小君禮士喪妾不得匹其夫必曰君妻曰女君後世封羊祜妻為萬歲鄉君則令甲郡縣君之原可為今不敵氏夫人而君君之凡其不反墓中山即別塋順德李馬村若不同穴記稱合墓非古也因求之吾家雋州都督文獻公開元宰相考也墓陝之峽石百官咸會焉

及妣夫人劉六十則塋萬安山萬安高高西趾去峽石二百里耳以唐相之貴月入俸錢三千緡有力不足於至哉則不合祔者亦從古也今秉政斯兆未必始亦由此遂以其於古有徵為發之夫人生三男二女男秉政秉彛秉襄女適焦簡周其孫男女九人秉政又曰吾他日亦域是嘗聞諸師古人不諱死惟不趨取死之途今之人鼎鼎焉惟死途之趨復苦諱死亦惑哉如師之言則秉政不徇流俗語身後事於其生亦庶幾古達者也銘曰襄國所直趙南魏北其西太行冀方四塞求田惟

良宜莫如襄衍沃平平千里其疆生家其間沒即
斯瘞奚取日者風水焉泥孰陪平原如阜而尊左
之右之昭婦穆孫天厚其門既壽既祉流澤淵淵
未艾來只世生顯人如夫如子

故金甄官署令魏府君墓碣銘

姚燧

燧還吳中過廣陵日今嘉議大夫行臺御史中丞
初請曰吾祖靖肅公顧言以吾曾祖甄官署令即
死所藏亂離失其處他日必虛爲丘先塋石載其
事無使吾先人魂遊徬徨無所於歸而一善之或
遺也子義爲銘隨又遣其少子可亨挈舟廣陵五

千里追之襄陽不及返而及之鄂授其考所輯家
塾記曰掇是事銘嗚呼確哉遠而勞焉迺本之曰
魏氏繇唐相知古子林刺朔州子孫居桑乾桑乾
爲今弘之順聖遠有延恕者生中奉大夫守成中
奉生通奉大夫餘慶通奉生堦荅館酒使子貞堦
荅實生甄官署令君諱允元改德元字信之甄官
生進士特賜及第笏特賜生思廉即記家塾者思
廉生初初生翰林修撰必復可系者是九世其大
于金繇堦荅弟資德大夫參知政事柱國鉅鹿郡
開國公子平相世宗致治隆平祖考中奉通奉再

世官皆以公貴贈堯荅及子隴右令景元甄官與
逸其諱一人再世官皆以公貴廢君始監順聖酒
改弘州酒使鄧州稚使抽稅設防有方與宜平不
增歛姦無走匿額有贏籌民不苛之入副堂厨庫
又爲使改文繡上林兩署令同知易州入令裁縫
署改令甄官署以平年六十三官止廣威將軍夫
人高氏七男笏琬瑠琦玠璠玉琦太中大夫行部
侍郎玠朝列大夫延安司獄璠翰林修撰今謚靖
肅公與特賜皆以明經進士官琬懷遠大將軍耀
州庫使瑜監豐利酒皆廢官王進士未祿卒二女

一歸同知荊州節度使事秦德美一歸其鄉右姓
孫氏君究心本富計田疇第舍牛馬雜樹直可爲
錢千者五萬歲入粟爲石者三萬歲抽五十一爲
七子求師取友須令節休旬大集衣冠令放誦所
業覈其進情已則鴈序立前侍飲前修聲輝耳目
漸涵化淪其心繇是成德達才多萃其門章宗甚
嬖李妃夫人視妃母王姑也數召通籍禁中不可
後從秋獵易州君方除道橋諸水復召曰吾思與
君曷第語久矣終不能一致今行之所在是而夫
子倅是便且時也無終見避之深夫人以君出不

敢專行俾子瑜請之亦不可曰是家膏也親將汚
人人有爲不善者不畏取矣府縣惟憚君知兵興
下令急甚敢有舍奴婢亡命不告者臯及其鄰人
猶利其傭輕私役之覺則殺以滅迹或致大獄君
時鄉居聞有出入非常者召問得情嚴其錮防書
致其主歸之約示薄威以懲其再無殘其生終不
語其主以獲之誰舍所也比卒免家僮久故者民
之作詩與斯世訣沐浴冠衣揆日而逝君之孝友
天得非學其使堂厨以鉅鹿公子叔元未仕曰大
臣子故屯其膏澤不見及耶三求推所居官縣官

以故事無有不可又恤其無子以靖肅後之靖肅
又無子顧言後初則甄官子孫世世圖報鉅鹿者
何如也其家塾自序曰繇吾季曾鉅鹿輔政茲降
修仁潔義可謂曰久仕之達者列品而九不過中
中天嗇爲報將待夫後之人耶最初之仕外僉提
刑司事爲副爲使入爲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侍
御史御史中丞三十年間風憲之官無不揚歷司
清議者猶大有期曰將不已是於今嗚呼自序君
其知子哉矧必復於靖肅公克世其官可大可久
與事學行疑疑可述銘曰

元文類卷第五十五
反覆觀先民吁可哀積充報銜身期後來門令容
駟馬堂三槐必貴於天者如取懷惟中奉亦然祥
用獄至鉅鹿再傳既鈞軸官不私其子甄官承承
二遜其季叩莫鷹又仁厥乏祀修撰繩官以祀比
言祀則大以今修撰孫後者再小宗既顛蕃大宗
頽藏偶失故所魂依依招之從先墓來如歸膺膺
桑乾原終天地碣孰華其文太史燧

翰林修撰致仕董先生墓碣銘 元明善

揚州總管王君結余友也駟過其家中山授余崔
助教詠狀曰此結師也幸公銘俾諸孤刻之墓神

道是不沒吾師矣余以義不得辭諸總管則取其
狀讀之曰先生姓董氏諱朴字太初隱居五十年
壽八十五以卒嘗為陝西道按察司檢法太史院
主事俱去之集賢院臣奏其賢特授翰林修撰承
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致仕先生之學
蓋明理為本篤行為要最其所至則文雅安帖者
也其教人也善因其才而究其器故千里間化之
學者不之字號曰龍岡先生先生朔州人曾大父
遷邢著戶版大父資祿妣韓父彥成妣李農馬先
生穎異過人學於樂舜咨劉道濟遂以儒顯娶張

元文苑卷第五十五
生三子一女先先生卒二十七年長子慶雲次子慶元慶隆女適張德祿孫男四曰壽寧祖寧叔寧蘭寧孫女二曾孫男三曰長孫祖孫澤孫曾孫女三先生卒之歲為延祐丙辰月為辛卯日為乙亥葬之日為己丑其兆在唐山之陽云夫含光蘊秀蹈高遵素惟潔身之士乃能行之惟有道之朝乃能容之跡其臨菴銘之也宜辭曰龍岡之支淵淵以池種蓮于茲面我茅茨池水之清比其風靈蓮花之馨配其德徵猗嗟後生于考于評仰止斯銘千載而鳴

監察御史韓君墓碣銘

張養浩

君韓姓諱克昌字勵夫汴之太康人其上世遠不能系大父贊隱德不耀父椿官至淇水巡檢君甫冠以孝廉辟吏河南陝西二憲司尋登掾刑部歷臺若省論事据正不撓所至表表有聞後刑部缺主事衆咸屬或謂資淺執政曰用人耳遂授君其操履益確嘗有兄弟五人為盜或論為強於法皆死君閱其牘愀然曰弟從兄者也今若是不幾族乎乃議最幼弟減死上之皆可其讞閩部嘆服其他指迷趣緩稽舊蔽新凡所當為靡遺餘力時長

官有媚其顯者君曰上領其槩下任其繁此自通制余何顯然以疾屢在告衆史軫其憊不煩以細惟重辟則正是焉久之懼事壅職弛舉浙西廉訪司經歷丁某自代用是改承務郎太常大樂署令甫上拜監察御史進儒林郎雖力疾就職未嘗辭劇避難建言如皇子師友非人起居注不舉其職覈微政成按言國庠學規省官節財審令慎罰數事皆剴切時務爲慮深遠未幾河東憲司有不廟上者臺臣爲失風憲體奏君即治以訊慨然趣行或以疾止之君曰御史與散負不同吾心視常人

亦異況死生命定顧一可以微恙使吾有不職罪耶乃決意往回及半途亡杓果劇以延祐元年八月二十九日卒官于威州臨江山驛春秋四十又三訃至公卿大夫士無不悼惜娶董氏一子元善從仕郎濟州判官君性端介峻儀宇讀書務措諸實用論議踔厲臨政稜稜有風望外若自用而理所折衷則舍已從人如弗及故不知者頗以爲狷余爲右司都事時君掾省以嘗共事故知之爲深嗚呼惜其年位不究而止乎此也雖然湛盧豪曹不必陸剗象兕而後知其利肅霜要褻不必路極九有而

後知其良古人韞奇櫃異囿於小官而不獲伸者何限遽曰其才已是可乎哉此余所以器君之賢而又軫其施不廣且悼夫大勲不及書也然有其具而未盡其用則有非我所能必者庸何傷哉庸何傷哉是為銘

吏部員外郎鄭君墓碣銘

虞集

鄭君諱大中字義甫早學於鄉校稍長推擇補中書戶部令史歷詹事掾史出官登仕郎納綿總管府經歷仁宗皇帝在東宮時嘗因事得見

仁宗偉其人目左右問其姓名是時

仁宗愛尚文學常不次擢拔材雋於衆人之中人亦率更名所居業以自傳會驟得顯用者甚衆而君略不少自銜鬻才得為中書掾掌選調陞吏部主事以廉敏為丞相器重而君丁內艱去國服闋除東平路推官終更又除嘉興路推官甫召為吏部員外郎官奉政大夫且嚮用出調廣東官於江西歸至京師以疾卒泰定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也享年五十五公材行過人視當世顯用者未見其遽相遠數實省部要地皆不得久又常以文書為

職業事無專制獨為推官時東平屬縣東阿誣民為盜者獄具矣理出之壽張童子以杖為戲誤中人死縣論以殺人之罪君持不可刑部是其議山東大水民多徙死檄君賑給者多全活嘉興浙大郡獄尤夥君決遣之數月迺至無事憲府以其狀薦之其治績可推見者如此娶何氏封真定縣君三子重承事郎太常禮儀院太祝量野未仕三女皆幼重為國子生時與今史官蘇天爵為同舍而集為博士故其墓君於真定之三家原也以天爵所述狀來諸銘按君之先世本契丹貴族石抹氏

後改從漢言曰蕭氏者是也有仕金為謀克謀克者金人之言謂帥百夫則冠以謀克為官名云貞祐南遷以其兵戍洛正大庚寅國朝兵至戰死其配楊氏亦以兵死而其子顯七歲矣為千戶鄭公所得鄭異其資不凡以歸與妻霍夫人鞠育之千戶公竟無子而歿遂以為子因姓鄭氏而母事霍夫人終身有恩禮是為君之考以君貴贈奉政大夫樞密院判官驍騎尉真定縣子妣尹氏贈真定縣君而君又有兄大章中順大夫濟南萊蕪鐵冶提舉與君齊名而皆不究其用具書之俾後世知

鄭氏有以石抹氏改者自真定諱顯者始其銘曰
氏族之興氣禪體承似續祠烝匪信曷徵維鄭有
良吏維遼是自銜德懷誼不敢叙其紀爰著因始
俾永詒孫子

國子助教李先生墓碣銘

虞集

東明李先生爲國子助教時集後至與先生爲同
官先生所居齋諸生多年長豪俊之士先生朝夕
授之經懃款有程方重純篤授業者知以質行爲
貴集少先生十餘歲嘗觀其不可及以自勵方是
時故平章政事高公昉故翰林學士元公明善皆

先生鄉里雅敬先生而高氏又與先生家連姻二
公赫然用事于朝先生歲時往來之外未嘗有所
私謁處士張子素好立竒行自表樹匏冠布衣刺
口言天下事常傲視一坐人亦少先生數歲先生
以鄉里待之甚勤至子素益加敬愛嘗從駕上都
分教諸生之在宿衛者比還中道驛吏告乏馬以
牛車進先生食已攝衣升車無一言驛吏更相誚
以爲不當靳長者而從者亦愧服先生居成均五
六年有傳其子好文所著古文數十篇至京師故
御史中丞張公養浩與元公皆以文學自任一見

驚異即列薦之于朝先生慨然曰斯文之事屬諸
吾兒可也至治末集自江南召還則先生已去世
而好文登進士第歷史館奉常復得為同朝集見
其深靖有學未嘗不歎先生之有子焉好文來言
於集曰昔先君子之在朝也招撫府君之墓得姚
文公為之銘鄆城府君之墓得閻文康公為之銘
先君子歿而諸老盡矣同居成均者惟子在焉敢
請銘集誠不敢附二公之後而與先生父子厚善
其敢辭按李氏世居單州諱訪金義軍提控生子
聚金亡徙大名之東明大帥阿朮魯版授軍民招

撫使生庭玉鄆城令先生其第三子也諱鳳字翔
卿幼嗜學休沐不廢從鄉先生孫曼慶學詩久之
曼慶謂先生曰詩吾無以加子矣其為義理之學
乎先生乃屏絕金末律賦舊習而究伊洛之遺書
寒暑不懈嘗鬻鬻未孰而臨卷有得不知金之焦
也初從太史氏測景陽城畱居嵩穎間讀書三年
而後歸為郡學錄鄆城病還東明遠近學者從之
嘗以百數稍遷廣平學正大德丙午始除國子助
教在官兩考餘有司以常格除臨朐主簿到官未
久即去之延祐丁巳八月己酉終於家年六十有

八元文苑卷第五十五
四以好文貴贈從仕郎郊祀署丞加贈奉議大夫
太常禮儀院判官驍騎尉追封東明縣子夫人王
氏故太醫使康懿公安禮之從子也通經史善相
其夫教其子以有成初封宜人加封東明縣太君
就養京師安貧而篤於禮至順二年十月甲子卒
年七十有七子一人好文也女適王思柔孫三人
洙浚潞女孫二人皆幼好文奉母喪還東明將以
三年三月丁酉合葬先生夫人于黃頭里之先塋
先生雅好巖壑而所居遠於山得竒石積諸齋前
以爲山日對之吟諷先生者書甚多而不甚存藁

所存者有詩
也銘曰

先生之容鬱平山岳之蒼蒼先生之懷浩乎河海
之泱泱用世不多歛而歸藏子以文興于先有光
我表西林來者不忘

征行百戶劉君墓碣銘

馬祖常

趙郡蘇天爵述其外大父劉君行實乞銘於馬祖
常曰先妣武功郡君昔安樂時念其父不忘懼其
善不傳而名遂泯泯也嘗以語天爵迨先妣棄世
外大父終不得銘天爵蒙慈母之教誨粗有樹立

於時圖所以繼親之志者天爵其可不勉祖常曰
孰無親乎孝於親之身者尚矣矧又能思廣其親
之志乎乃為之序而銘之序曰劉君諱成字立甫
貌魁岸竒偉讀書涉大義不事章句歲壬子國家
初籍民田襄鄧間君與其兄俱在行中兄弟勤穡
事每代兄作勞田官稱之久之從伐襄陽先登授
百夫長嘗率數十騎略武當宋邏兵四合屢突圍
出皆不勝或欲降君殺馬為食居數日不降宋人
疑其有誘各引去衆服其勇丞相伯顏將大軍渡
鄂州江命別將阿里海涯率萬戶張興祖軍分徇

湖廣地君復與其兄從破羅飛文才喻周隆黃必
達張虎諸軍薄靜江兄中瘴毒死君扶其柩而北
葬既襄事輒屏迹田野課僮種樹畜牧耕桑衣食
以自給於湖南遇兵俘一儒生黎姓用金購之曰
此儒生不善力役歸我我將俾為弟子師果同歸
教諸子於鄉餘所全活者衆此儒生其一也享年
八十有四以延祐三年正月十又二日卒葬真定
平樂原先考萬戶府君 考諱義起行伍元帥史
天倪辟署權黑軍萬戶會副將武仙殺元帥叛即
從元帥弟丞相天澤擊走仙轉戰兩河平金有功

妣夫人孟氏夫人董氏前君廿六年卒子二人曰
寓曰海孫二人曰允中曰弘中女一人故中憲大
夫嶺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蘇志道之夫人追
封武功郡君今奎章閣授經郎天爵之母也女孫
四人一適奉訓大夫萬盈倉使李恕一適張林一
適侯閭其一幼也世本歷城人金季山東河朔兵
興賊雜蹂躪道醢其民獨真定城完君之考因占籍
焉而今為真定人者自其考始郎中蘇志道年少
日君識其為令器以女歸之後其甥天爵又以文
學進有官于朝孝而能成母之志俾其外氏之官

闕世次刻於金石者竟賴其力焉銘也無愧銘曰
振振劉姓考室真定挺身兜鍪而官弗崇雖則弗
崇勇也匪躬斬馬啖卒出金購士其謀則懿其惠
則移其迪其啓以多孫子女實命婦副笄封君出
甥維彥日肆於文克表外氏績茲勞功刻待墓門
維以亢宗

監黃池稅務王君墓碣銘

馬祖常

王君元父既歿之十一年其子國史院編修官沂
茹哀請於馬祖常曰子與予同登進士第又同官
于朝先人生世以迄于卒其行誼無愧而終齟齬

元文類卷第五十五
以不合於時者子能知之其宜揭以傳後者子宜
為文沂之述諸狀者子宜加詳焉按王氏出姬姓
周畢公高裔孫萬事晉更十世得列為諸侯滅於
秦子孫徙雲中地今之弘州六世祖遼戶部侍郎
山甫始著於家謀子三人曰元節密州觀察判官
生詡金左司員外郎以文學稱蓋世閱遠矣曾祖
諱銑金尚書戶部員外郎祖諱國綱金監察御史
使河中詰總帥完立殞仲德戰敗死節考諱振艱關
轉徙占籍真定力與字底行起家至江南淅西道提
刑按察司經歷配一氏有子三人長諱宗禮季諱

宗義皆早世仲即石諱某幼自知問學侍經歷君
居浚都為士子經一帥尤長於詩哥試浚都文學掾
辟江東道宣慰司令史會使事恣他吏恐諛弗敢
仰視君每以義持之屬歲澇饑群無賴起績溪盜
斂相蔓民不輯寧宣慰司遣君覆視還請蠲徭發
廩以賙忙隸盜遂息進將仕郎宣城縣簿縣比歲
供玉面狸四十畢罟不獲則轉購他邑糜貲毒民
君至請悉罷貢姦民有詭逃田賦者歲取償里胥
吏循格不究君一正其籍乃建孔子廟築壇崇社
春秋飭其牲噐以與邑人行事川有梁田有溝道

有寓望吏徒有畏而弗肆民知有政而趨功監司
郡守爭爲鼓譽江淞行省屬錄寧國太平二郡囚
又屬覈考江陰錢穀他州縣訟累歲不決者多以
屬君所試悉有能聲江陰盜有枉爲脅誅者吏黨
按之旣誣服已君反覆得其情爲具獄白行省事
上中書移刑部刑部允君議遭脅誅者得免死南
陵縣僧以貲雄持縣短長堰溪水溉私田霖潦水
溢則漂沒崩蕩邑人訴於縣吏懼莫能施行君詣
視毀之老幼至撫手拜慰且曰君出一鄉於魚蟹
矣未幾擢江浙行中書省掾曹無畱事適淞西廉

問官與君素同里少持氣不相下頗嫉君君又不
自詘以希合乃風旨豪梗羅織君以是坐誣免不
辨起除瑞州平準庫使不就改仁和鹽場司丞又
不就家居數歲又改除平江行用庫使州縣趣曰
君所與游盡一時知名大夫士咸燭君寃而君終
不自訟就使終不赴孰與君直乎忍是一往而無
變君素守以流於物將推歷君之迹當不誣矣寧
無爲君采於有司也君不獲已就官久之自免歸
階前資遷承事郎監黃池務稅以至治三年五月
十三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七以某年月日塋於

某州某里之原娶把氏潁州判官時之女男三人
澄沂洙女一人適浙東廉訪使侍其同朝之子通
孫男二遷善崇善孫女二人皆幼君甫冠即自立
勤苦爲文章履其身以莊儉亦未嘗過爲崖機其
官業行已之略一皆自信不妄計進取少顧時人
之所爲而亦以此稱之然亦以此嫉之至大間嘗
爲書言任人別邪正養民重守令法不可輕更令
不可輕出期少施於朝廷而書不果上執政聞君
名私使人致款欲官之錢監君知不足與共事卒
謝去後果敗而君益畜其學以老不克用鉅公聞

人累薦君才宜理劇文學宜館職皆不報屏居錢
唐詩書尊俎詠誦息偃泊然無豪髮世俗慮撫育
諸孤子嫉誠愛天至而急人之窮獎人之善汲汲
焉猶負宿諾而抱隱庸皆他人所難而君爲之不
知爲有德充人之所難也其所著有政要書十二
篇陶詩注三卷詩一卷嗚呼天興之變國土厝裂
焚剽翦雜不百年而金之名家善士之子孫遺子
不數戶矣初御史君以直節死人惜其未能大用
於時夫固知經歷君之起王氏也經歷君位不配
其德以歿于今凡幾年而承事君又斥不用君子

悼曰不幸然孰知後世之將昌且久歟今沂以進士入官有古學方嚮於用而克濟其美於未艾豈其碩大光顯又將在茲歟是宜爲銘銘所以使後世爲善者不怠也銘曰

冕弗媒也玉有玦也一擯不用有子哲也彪炳而文立其嶷也載善於銘行安轍也

處士甄君墓碣銘

宋本

應奉翰林文字真定蘇天爵伯脩父持所著處士甄君行狀求銘其墓曰君鄉之先達諱昌祖字茂先師侍其先生軸交秋礪王公憚俾天爵狀以謁

銘子者其子恒志也銘曰

舜胄氏甄代遐邇君世有繫遠益略茂先昌祖字

諱錯無極徙恒遂地著曾祖公亮德潛爍祖讓事

金刺嵩洛考用致位民部幕妣劉繼王淑相若君

讀六經得大約母王滄漣老致樂築亭訪山在負

郭木石與居隱操襮師軸友憚敬不謔言倍行過

期救藥經史傳集浩以博重屋卍冊示尊閣修名

矚然日孔炤蜀憲聘掾以養却戊申月正體魄落

歲六十二座諸侂儷代之王賢以嬖胤恒補吏晉

臬擢女章變芳死未灼子子克敏齒踰弱王侯不

事斯道卓幹母之蠱子職恪懿君學易協準矍顧
親小祿辭不諾惟古逸遺名不鏤賴士載辭傳石
碣抑本茲銘不已作誰之言者蘇天爵

元文類卷第五十五

